



A LITTLE LIFE

渺
小
一
生

下
Part Two



www.chinaculture.org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（美）柳原汉弥 著 尹海岩 译

A LITTLE LIFE

渺小一生

下 *Part Two*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[美] 柳原汉雅 著 尤传莉 译

A LITTLE LIFE by Hanya Yanagihara

Copyright © Hanya Yanagihara, 2015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LTD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Box/Cover Photograph by Peter Hujar

© 1987 The Peter Hujar Archive LLC;

Courtesy Pace/MacGill Gallery, New York and Fraenkel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中文译文由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（台湾）授权使用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渺小一生 / (美) 柳原汉雅著; 尤传莉译.

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9. 6

ISBN 978-7-5598-1751-8

I. ①渺… II. ①柳… ②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
IV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75464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 版 人: 张艺兵

策划编辑: 李恒嘉

责任编辑: 雷 韵

特约编辑: 李恒嘉 徐 恬

装帧设计: 山川 @ 山川制本 Workshop

内文制作: 陈基胜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: 1230mm×880mm 1/32

印张: 28.25 字数: 618 千字

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9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第五部分

快乐年代

目 录

上 册

第一部分 里斯本纳街 / 001

第二部分 后男人 / 099

第三部分 虚荣 / 261

第四部分 相等公理 / 347

下 册

第五部分 快乐年代 / 521

第六部分 亲爱的同志 / 773

第七部分 里斯本纳街 / 865

致谢 / 887

1

有一天，就在满 38 岁后大约一个月，威廉忽然发现自己成名了。一开始，他没有原先想象中的那么慌乱，一部分原因是他一直觉得自己已经算名人了（他和杰比都算是）。有时他跟谁一起出门，裘德或其他人，在曼哈顿下城热闹的市中心，有人走过来跟裘德打招呼，然后裘德介绍他：“艾伦，你认识威廉吗？”艾伦说：“当然了。威廉·拉格纳松。大家都认识威廉。”但不是因为他的工作，而是因为艾伦以前室友的妹妹在耶鲁时跟他交往过，或者他两年前帮艾伦朋友哥哥的剧作家朋友演出过剧本朗读会，或者因为艾伦是艺术家，曾跟杰比和亚裔亨利·杨一起办过联展，在开幕会后的派对上认识了威廉。在他成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，纽约市只不过是大学时代的延伸，每个人都认识他和杰比，而且有时候，好像他们大学的整个基础设施都被从波士顿搬起来，“砰”的一声放在曼哈顿下城和布鲁克林周边的那几个街区内的似的。他

们四个人平常来往的，还是跟大学时代同样的人（好吧，如果不是同样的人，至少是同类型的人），而在那个艺术家、演员和音乐家的圈子里，大家当然都认识他，因为本来就是这样。那个世界并不大；大家都认识彼此。

在他们四个里头，只有裘德，还有马尔科姆（在某种程度上），体验过在另一个世界、真实的世界生活，里头的人从事生活必需的各种工作：制定法律、教书、治病、解决问题，还有管理金钱跟买卖东西（他总觉得，他认识艾伦并不让人惊讶，裘德认识艾伦才比较让人惊讶）。就在他满37岁前夕，他接了一部内敛的电影《梧桐法院》，饰演一名最后出柜的南方小城律师。演他父亲的那位演员他很欣赏，片中的父亲不苟言笑，常会出言斥责，他对自己的儿子不满，且因为自己的挫折而变得刻薄。为了准备自己的演出，他请裘德解释自己每天到底在做什么，他听的时候，不自觉地有点为裘德难过起来，因为他觉得裘德很聪明，而且是他永远无法理解的那种聪明，但裘德把人生花在这些听起来乏味至极、简直像智慧版女佣的工作上：打扫、分类、洗涤、收纳，做完了再到下一家重新开始。他当然没把这想法说出来。有个星期六，他去罗森·普理查德找裘德，浏览他的档案夹和文件，然后趁着裘德在写东西时，在他的办公室闲逛。

“好吧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裘德问，在椅子上往后靠，朝他咧嘴笑。他也露出微笑说：“令人刮目相看。”因为在某个方面的确是，裘德大笑。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威廉，”他说，“没关系，哈罗德也是这样想的。‘太浪费了，’”他模仿哈罗德的口气，“‘太浪费了，裘德。’”

“我不是那样想的。”他抗议，但其实他就是这样想的。裘德总是为自己缺乏想象力惋惜，为自己改不掉的务实惋惜，但威廉从来没这么看他。而且的确是很浪费：不是他待在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，而是他居然会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。其实，他心想，像裘德这么聪明的人，实在应该做点别的工作。他不知道做什么，但不会是这个。他知道这样想很荒谬，但他原先一直不太相信裘德读了法学院之后，到头来会变成律师。他一直想象裘德读到某个时候就会放弃、改做别的，比如当数学教授，或是歌唱老师，或是精神科医生（虽然他当时就觉得很讽刺），因为他很善于倾听，而且总是很会安慰朋友。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总是有这个想法，即使显然后来裘德很热爱自己的工作，也做得很出色。

结果《梧桐法院》意外地大受欢迎，为威廉赢得史无前例的好评和奖项提名。再加上电影上映时，他两年前拍摄的另一部较大、较炫的电影，因为后期制作拖延，竟碰巧同时上映，让他颇出风头，连他自己都看得出来这会改变他的演员生涯。他接戏向来很谨慎——如果硬要说他有什么过人的才华，他觉得就是他对角色的品位——但在那一年之前，他从来不曾拥有真正的安全感，不觉得自己到五六十岁还有机会演戏。裘德总跟他说他对自己的事业有种过分的谨慎，其实他比他自以为的要好太多了，但他从来不这么觉得；他知道自己很受同行和评论家尊重，但他心中有一部分始终担心自己的演员生涯会毫无预警地突然告终。他是个实际的人，却身在一个最不实际的行业，每次接到一个角色后，他就会告诉朋友他永远接不到下一个，说他很确定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一部分是为了暂时推迟他的恐惧（如果他说出这个可能性，

那事情就比较不会发生)，一部分则是表达自己的恐惧，因为那种感觉是真的。

不过后来，他只有在和裘德独处时，才敢把自己的忧虑说出来。“如果我再也接不到工作了呢？”他会问裘德。

“不会的。”裘德会说。

“如果会呢？”

“这个嘛，”裘德认真地说，“这个情况极度不可能，但如果你再也不能演戏，那你可以去做别的。而且在你摸索的时候，你就搬来跟我住。”

当然，他知道自己还是接得到工作，他一定得相信这点。每个演员都相信。表演是一种诈骗的形式，一旦你无法相信自己做得到，其他人也不会相信了。但他还是希望裘德向他保证，他希望万一真的没办法演戏时，还有个地方可以去。每隔一阵子，当他觉得异常且变得格外自怜自艾时，就会想着以后如果演不了戏，那要做什么，他觉得自己或许可以去教残障儿童。他会做得很好，而且乐在其中。他可以预见自己从一所小学走路回家，从他想象中位于下东区的学校，往西走回苏荷区的格林街。当然，到时候他会卖掉自己的公寓，去读教育硕士（在这个梦里，他以前赚来的几百万，从来不敢花掉的那几百万，全都神奇地消失了），而他会住在裘德的公寓里，仿佛过去二十年都被彻底抹去。

但是《梧桐法院》之后，这些丧气的幻想出现得比较少了。在37岁这一年的下半年，他比以往更有自信了。有些情况起了根本的改变，变得更巩固了，他的名字仿佛被刻在石头上。他永远都会有工作；如果他想要的话，可以休息一下了。

那是九月，他刚结束一部片子的拍摄工作，立刻又要出发去欧洲宣传新片；他只能回纽约待一天，裘德跟他说他想去哪里他都配合，他们会见面，吃个午餐，然后他就要上车直接到机场赶飞机到伦敦。他好久没回纽约了，真的很想在下城找家有家庭气氛的便宜小馆子，就像他们二十几岁那几年常去的越乡餐馆，但他最后挑了中城一家以海鲜闻名的法国餐厅，这样裘德就不必跑太远了。

那家餐厅里坐满了企业家，就是会以西装剪裁和手表的精巧无声地传达富有和权力的那种人，你必须很有钱、很有权力，才能了解他们传达的内容。对其他人来说，他们只是一些穿灰色西装的男人，看起来都一样。带位的女侍带着他就座，裘德已经先到了，正在等他。看到裘德站起来，他上前紧紧拥住他，虽然知道裘德不喜欢这样，但他最近决定反正迟早要这样做。他们站在那里，彼此相拥，左右环绕着灰西装男子，然后他放开裘德，两人坐下。

“我让你够尴尬了吗？”他问裘德，裘德笑着摇摇头。

他们要谈的事情很多，时间又那么短，裘德还在一张收据背面写了一份讨论顺序列表，他看了大笑，不过他们大致上就照着谈。就在讨论完第五项（马尔科姆的婚礼：他们祝酒时要说什么？）、正要讨论第六项（格林街公寓的整修进度，当时里头正在拆）时，他起身去洗手间，走回来时，有种被人注视的不安。他当然很习惯被人盯着看，但这回感觉有点不太一样，那种打量眼光的强度和沉默，让他好久以来头一次难为情，他意识到自己穿着牛仔裤而非西装，显然跟这里格格不入。事实上，他忽然发

现每个人都穿着西装，他是唯一没穿的人。

“我想我穿错衣服了。”他回座后低声跟裘德说，“大家都瞪着我看。”

“他们瞪着你看，不是因为你穿的衣服，”裘德说，“而是你很有名。”

他摇头：“对你和几十个人来说，或许吧。”

“不，威廉，”裘德说，“你真的很有名。”他对他微笑，“不然你以为他们为什么没拿西装外套借你穿？他们可不会随便让没穿正装的人走进来的。而且你以为他们为什么一直送这些开胃小菜上来？我跟你保证，可不是因为我。”说到这里，裘德大笑起来，“不过你干吗挑这里呢？我以为你会挑个下城的小店。”

他咕哝着抱怨：“我听说这里的腌渍生鱼不错。还有你刚刚说那个是什么意思，这里有服装规定吗？”

裘德再度微笑，正要回答，那些举止合宜的灰西装男子之一走向他们，显然很抱歉打断他们。“我只是想跟你说，我很喜欢《梧桐法院》，”他说，“我是大粉丝。”威廉谢谢他。那位五十来岁的男子正要再说些什么，此时看到了裘德，眨眨眼，明显认出他是谁，又瞪着他一会儿，显然在脑袋里将裘德重新归类，把对他的认识重新归档。那男子张开嘴巴，然后又闭上，离开前再度道歉，从头到尾，裘德只是平静地看着他微笑。

“哎呀呀，”裘德说，看到那男人匆匆离开，“那是全纽约最大事务所之一的诉讼部门主管，而且显然是你的仰慕者。”他对威廉咧嘴笑了，“现在你相信你很有名了吧？”

“如果名气的基准是被二十几岁的罗得岛艺术学院女研究生

或没出柜的老先生认出来，那么没错。”他说。两个人开始偷笑，像小孩子似的，笑了半天才有办法平静下来。

裘德看着他，“只有你才会上了杂志封面，还不认为自己有名。”他充满关爱地说。但那些杂志封面上架时，威廉并不在真实世界，而是在拍片现场。在拍片现场，每个人的举止都一副自己很有名的样子。

“不一样的，”他告诉裘德，“我没办法解释。”但稍后，在前往机场的车上，他明白是哪里不一样了。没错，他习惯被注视。但他真正习惯的，是被某种类型的人在某种特定的地方注视，比方想跟他上床的人，或者想跟他谈话、因其有助于自己事业的人，或是对某些人来说，光是认得出他这个简单的事实，就足以触发他们心中某种饥渴和狂乱，让他们渴望来跟他打招呼。然而，他不习惯被其他有事可做、有比和一个纽约演员打招呼更重大的事要操心的人盯着看。纽约到处都是演员。有权力的人会盯着他看的唯一时刻，就是他在电影首映会上被介绍给片厂主管时，他们会握手寒暄，而他看得出那些片厂主管在打量他，计算他的得分、他们付了多少钱给他，还有这部电影因为请他来演必须赚多少钱。

很违反常理的是，当这种情况越来越常发生（他走进一个房间、一家餐厅、一栋建筑物时，就会感觉到大家同时暂停，虽然只有一秒钟），他也开始明白，他可以把他的能见度打开或关上。如果他走进餐厅时期待被认出来，通常就会。如果他走路时不想有人打扰，的确很少被认出来。他始终无法判定，除了自己的意愿之外，到底是什么让这种能见度改变。但反正有用，这就是为什么，在那顿午餐过后六年，他搬去跟裘德住，多多少少可以在

苏荷区大部分地方走来走去。

自从裘德自杀未遂回家后，他一直住在格林街。几个月过去，他发现他把越来越多的东西搬到 he 以前的卧室——一开始是他的衣服，然后是笔记本电脑，然后是几箱书和他最喜欢的羊毛毯，早上起床去冲咖啡时，他喜欢把那毯子裹在身上晃来晃去。他总是东奔西跑，所以他其实不需要或拥有太多东西。一年后，他还住在那里。某天早上他很晚才醒来，给自己冲了咖啡（他也得把咖啡机带过来，因为裘德没有咖啡机），犹有睡意地在公寓里面闲逛，好像第一次注意到他的书不知怎地出现在裘德的书架上，他以前买下的艺术品现在挂在裘德家的墙上。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他不太记得了，但感觉很对劲，他觉得自己就该搬回这里。

就连马尔科姆的父亲欧文先生都赞成。今年春天马尔科姆生日时，他在马尔科姆家遇到欧文先生，当时欧文先生说：“我听说你搬去跟裘德住了。”他说没错，准备好听一番说教，说他们总是长不大，毕竟他就要满44岁了，而裘德也快42了。但“你是个很好的朋友，”欧文先生说，“我很高兴你们彼此照顾。”当初裘德企图自杀让欧文先生很惊慌；当然了，他们全都很惊慌，但他们知道，在这些朋友里头，欧文先生一直最喜欢裘德。

“唔，谢谢你，欧文先生，”他说，很惊讶，“我也很高兴。”

裘德刚出院的那几个星期，威廉总是不定时地走进他的房间，好确定裘德在里头，还活着。当时裘德一直在睡觉，他有时会坐在床沿凝视着他，因为他还活着而感到一种恐怖的惊奇。他会想：要是理查德晚二十分钟发现他，裘德就死了。裘德出院后大约一

个月，威廉去药妆店买东西，看到架子上挂着一把美工刀，感觉那似乎是非常老式、残忍的工具，他差点当场飙泪。安迪告诉过他，当初急诊室的外科医生说，他这辈子没见过有人像裘德这样在自己身上割出这么深、这么坚决的伤口。他一直知道裘德很烦恼，但此时他才惊讶地发现，原来自己对裘德了解这么少，原来裘德伤害自己的决心这么深。

他觉得就某些方面而言，他过去这一年对裘德的了解，超过以往二十六年的总和，而且他发现的每一件新事物都很可怕：裘德的故事是他没有能力回应的，因为其中有太多根本没法解答。他手背上那个疤的故事（最开始的故事）恐怖得让威廉整夜睡不着，还认真考虑要打电话给哈罗德，只为了讲给某个人听，让某个人陪着他一起哑口无言。

次日，他忍不住总瞪着裘德的那只手看。裘德最后拉下袖子遮住手背。“你让我很尴尬。”他说。

“对不起。”他说。

裘德叹气。“威廉，如果你的反应是这样，我就不打算把那些故事告诉你了，”裘德终于说，“没关系，真的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我后来都没再想了。”裘德又暂停一下，“如果我告诉你这些事，我不希望你看我的眼光有什么不一样。”

他当时深吸一口气。“不会，”他说，“你说得没错，一点也没错。”所以现在他听裘德说那些故事时，就很小心什么都不要说，不要发出任何细小的、非批判性的声响，好像他所有的朋友都曾被浸过醋的皮带抽打到晕死过去，或曾经被迫吃掉地板上自己的呕吐物，好像那些都是正常的童年仪式。但除了这些故事，他还

是一无所知，他还是不知道卢克修士是谁。除了修道院或少年之家几个独立的故事之外，他还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他还是不明白裘德是怎么去到费城，他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。他还是不知道他车祸受伤的故事。如果裘德是从比较不难受的故事开始讲，那么现在他听了那么多，知道他没说出来的故事必定更骇人。他几乎不想知道了。

这些故事也算是某种妥协，因为裘德表明他不会去娄曼医生那做心理咨询了。安迪大都是周五晚上过来，而裘德刚回罗森·普理查德上班后不久，安迪有天傍晚上门，在裘德的卧室帮他检查，威廉去调酒，然后大家坐在沙发上喝。当时灯光被调暗了，外头的天空飘着雪。

“山姆·娄曼说你还没打电话给他，”安迪说，“裘德，这样太扯了。你得打电话给他。这是原先讲好的。”

“安迪，我跟你说过了，”裘德说，“我不会去的。”威廉虽然不赞同，但很高兴听到裘德恢复了昔日的顽固。两个月前他们在摩洛哥，他晚餐吃到一半时抬头，看到裘德瞪着眼前一碟碟当地的传统小菜，没办法夹菜吃。“裘德？”他问，而裘德看着他，一脸害怕。“我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。”他小声说，于是威廉伸手用汤匙在每一碟菜里都舀了一匙，放在裘德的盘子上，然后告诉他从最顶端的那勺炖茄子吃起，接着顺时针吃其他的菜。

“你一定得做点什么。”安迪说。他看得出安迪设法保持冷静，但是失败了，这也让他觉得被鼓舞了，因为这是某种恢复正常的表示。“威廉也这样想的，对吧，威廉？你不能继续这样下去！你的人生有个大创伤！你得开始找个人讨论才行！”

“好啦，”裘德说，一脸疲倦，“我会告诉威廉。”

“威廉不是专业医疗人员！”安迪说，“他是演员！”听到这里，裘德看着他，两个人开始大笑，笑得他们得放下饮料。安迪最后站起来说他们两个都太幼稚了，他不懂自己干吗要操这个心，然后就离开了。裘德还在后头喊他：“安迪！对不起！不要走！”但他笑得太厉害，根本讲不清楚话。这是他几个月来头一次（甚至从裘德企图自杀之前算起）听到裘德的笑声。

稍后，等他们恢复过来，裘德说：“威廉，我想我可能，呃，偶尔会告诉你一些事情。但是你介意吗？这样会是负担吗？”他说当然不介意，说他想知道。其实他一直想知道，只是没说出来。他知道这话听起来像是责备。

他可以说服自己裘德已经恢复了原状，但他也看得出来他改变了。他觉得其中一些改变是好的：比如他愿意谈自己的过去了。有些改变则不太好：虽然裘德的手强壮多了，颤抖的频率也越来越低，但偶尔还是会颤抖，而且他知道裘德因此而感到难为情。另外，裘德比以前更怕被人碰触，威廉注意到，尤其是哈罗德；一个月前，哈罗德来访时，裘德几乎是手舞足蹈地躲开哈罗德的拥抱。他看到哈罗德脸上的表情，很替他难过，于是走过去拥抱他：“你知道他不是故意的。”他低声对哈罗德说。哈罗德吻了一下他的脸颊，“威廉，你真是体贴。”他说。

现在是十月，离裘德企图自杀已经过了十三个月。晚上他在戏院演舞台剧，要演到十二月，然后他会拍从斯里兰卡回来后的第一部电影，改编自契诃夫的剧作《凡尼亚舅舅》。他很兴奋，而且这部电影将在哈德逊河谷拍摄，这样他每天晚上都可以回家。

这个拍摄地点不是巧合。“我要留在纽约工作。”自从他前一年秋天退出那部要在俄罗斯拍摄的电影后，他就这样交代私人经理和经纪人。

“要多久？”他的经纪人基特问。

“不知道，”他说，“至少到明年吧。”

“威廉，”基特沉默了一会儿说，“我知道你和裘德有多亲，但你不觉得你应该好好利用眼前的声势吗？你现在可以演任何你想演的角色了。”他指的是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，两部都非常成功；就像基特指出的，他现在可以演任何他想演的戏了。“以我对裘德的了解，他也会说同样的话。”基特看他没吭声，便又说道，“这又不是你的老婆、小孩或什么。这是你的朋友啊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‘只是你的朋友’。”他不耐烦地说。基特就是这样，向来用经纪人的立场思考，他也信任基特的想法——他在演员生涯一开始就跟他合作；他尽量不跟他争执。而基特一直会很指引他。“从不注水，从不马虎。”他喜欢这样炫耀威廉的演员生涯，评论他演过的角色。他们都知道基特远比自己更有野心，向来如此。然而，当初理查德打电话给他时，也是基特让他搭上第一班离开斯里兰卡的飞机，还让制作人停工七天，好让他飞回纽约再飞回去。

“威廉，我不想惹你生气，”基特小心翼翼地说，“我知道你爱他。但是拜托，如果他是你毕生的至爱，那我还能理解。但是你这样为自己的事业设限，我觉得好像太极端了。”

他有时也很好奇，不知道自己爱其他人时能否像爱裘德那么深。当然，这是因为裘德这个人，也是因为跟裘德在一起那种全